

中国当代最早的
克隆题材的
长篇力作之一



克隆!

天下

ke

long

tian

xia

阿益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克隆！天下

kelongtianxia

阿 益 著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隆天下/阿益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354-2330-2

I.克…

II.阿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741 号

责任编辑:姚梅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省委省政府文印中心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0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I·1792 定价:1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内 容 简 介

杨宣的女友丁小雅突然患一种奇怪的病症，开始以数倍于常人的速度衰老下去。这时自称是与她失散多年的父母出现了，并带她到一所幽静的医院治疗。在这里，一连串令人疑惑的事情发生了……

丁小雅去世两年后，杨宣新交的女友突然诬陷杨宣强暴她，使杨宣心灰意冷，来到远离尘嚣的偏僻小镇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

然而事隔五年之后，他再次被卷入了事件的漩涡：特警处的监视、学生的忠告、不明身分的人的绑架，这一切，都与他以前的女友有关，而他却被蒙在鼓里。直到以前给丁小雅治病的大夫出现，一切才真相大白……



阿 益

本名刘益，1973年生，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

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六十余万字，作品曾被编入中国作协选编的年度小说精选集，并有长篇历史小说《大话万历》，剧本《周处》，著作《禁城里的影子皇帝》、《郭沫若：浦江潮起听凤鸣》（与人合著）及论文多篇发表出版。

责任编辑：姚 梅

封面设计：徐慧芳

克隆天下

目
录

第一章	合奏:迷雾·····	1
第二章	杨宣独白:陷阱·····	71
第三章	合奏:调查·····	107
第四章	顾思思独白:追击·····	161
第五章	合奏:谜底·····	197





第一章 合奏：迷雾



丁小雅是前个礼拜开始反应的。开始有些头晕，接着就是恶心，呕吐，不想吃饭，有时候还有些低烧。刚开始还以为感冒，后来一想，不对，老朋友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了，忙又找了一些孕妇常识之类的书来看，这才怀疑是有了身孕，忙打电话通知了杨宣。丁小雅和杨宣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猜测吓了一跳。他们虽然早到了法定的婚姻年龄，谈朋友也有了好几年，但谁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考虑过结婚问题。杨宣在一所大学当老师，丁小雅在一家公司做行政，两人本来都准备事业有所成就了，三十岁后再结婚的，可这事一来，是不结婚也得结了。不过杨宣马上就想通了，结了也就结了，现在先上车再买票的事多了。

今天丁小雅是特意请了假，要杨宣陪她一起来检查的。来的路上，丁小雅不停地心里祷告，运气千万别这样衰，千万是误会一场。要是真有了孩子，那可真倒霉透顶了，所有的计划都不得不重新安排，自己在公司的升迁也没指望了。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丁小雅还有些生杨宣的气，要不是你干的好事，怎么会有这麻烦？可慢慢的就心平气和了：谁让自己也想偷偷快乐呢？这种错误，单靠一个人想犯也犯不来的。心平气和之后，丁小雅开始认真地考虑到底怎么办。她嘴上说不要孩子，可实际上心里也拿不定主意。女人都躲不过这一关的，迟早的事，有了小孩也好，人家说早生小孩早解脱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变为他人



妇，早早结束单身贵族的生活，丁小雅心里怎么也不情愿。可想来想去没一个好主意，丁小雅只能叹口气，懒得去想它了。

拿到所有报告时已是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。医生把丁小雅反反复复地问了好多问题，诸如你以前生过什么病没有，有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，以前吃过什么药，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平时都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，饮食怎么样，日常生活习惯怎么样，等等，有些问题问得丁小雅有些莫名其妙。但查出来的结果却让丁小雅大大地松了口气：她并没有怀孕。所以她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心情好得像三月的阳光。

等丁小雅走到下面的药房拿药时，医生却低声对杨宣说：“你是她的丈夫？”

杨宣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医生看着杨宣，慢慢地说：“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先不要跟你的妻子说，别让她有什么心理负担。”

杨宣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他有些恐惧地看着医生，看着他严肃的脸。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，戴了一副老花眼镜，眼镜后面是一副历经沧桑的沉重表情。一种坠入冰窟的感觉慢慢从杨宣心底升了上来，渐渐把他给淹没了。

医生依旧慢慢地说着：“你妻子可能得了一种罕见的病症，我们暂时还不能确认到底是什么病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比较严重。”

杨宣压住心里的慌乱，试探地问：“是不是……恶性肿瘤？”



医生摇头，说：“不是。”杨宣松了口气，但医生接下来的话却叫他有些紧张起来。“这种病有些像突发性肌体代谢衰竭症，但又完全不一样。”医生看看杨宣迷惑不解的样子，解释说：“简单地说，就是一般人的新陈代谢是根据人体正常的需要来进行的，但她的却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，一般人需要一天完成的，她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。举例来说，一般人的细胞从诞生到死亡需要一周的时间，但她的只有一到两天。”

杨宣还是有些不明白：“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医生摇了摇头：“当然有问题。比如说吧，一只小鸡长大需要半年时间，但如果有的鸡得了这种病，就只需要一个月，甚至半个月的时间就完全长大成熟，你说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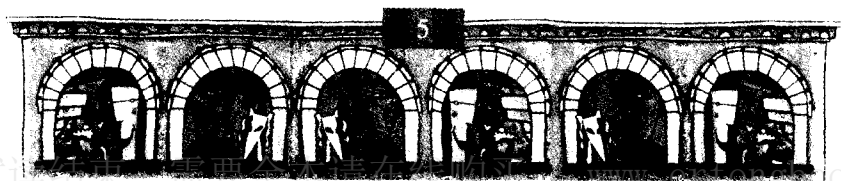
杨宣想了想，说：“应该没什么吧，顶多吃得多一些而已。”

医生有些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耐心地解释说：“不是吃得多一些的问题，是快速走向死亡的问题。”

杨宣这才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明白之后，他才真正恐惧起来。“医生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医生说：“不过我们还不肯肯定。这样吧，你让她下个礼拜开始来住院。我看，她目前的状况也只有边住院观察边治疗才能解决问题。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医院几十年才遇到那么一两例。”

杨宣还想问什么，丁小雅这时拿了药走进来，杨宣便不再说什么了，只是问：“什么时候来办手续？”



医生说：“最好现在先登记。床位最近比较紧张。”

丁小雅问：“登记什么？”

杨宣说：“住院。”

丁小雅叫了起来：“不要吧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住什么院？我才不住。”

医生笑了笑，说：“姑娘，我建议你住一段时间，好好观察观察，住院总比不住院保险。”

丁小雅有些怀疑起来。她觉得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有些神秘秘的，说话都不说清楚。她有些敏感地想到了自己会不会得什么大病。她说：“医生，我得什么病了吗？”

医生很肯定地说：“也没什么大病，只是你的身体有些虚弱，怕引发其他病症，需要住院观察。我刚才和你的先生讲了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就担心出现其他什么问题，所以能住院观察几天是最理想的。”

杨宣说：“就是，以防万一嘛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”

丁小雅看看杨宣。他虽然脸上硬挤出一丝笑容，但丁小雅知道，只要自己说不，他这笑容就会马上消失的。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，这点都不知道，那简直是白谈了。丁小雅想了想，开始猜到什么了。她的心开始往下沉。丁小雅觉得脑袋有些混乱，她极力想从中理出点头绪出来。她说：“好吧，我住院。但是你们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

杨宣和医生的表情马上变得很尴尬。杨宣说：“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，你别瞎想。”

丁小雅说：“你别脸红。我知道你不会撒谎，一撒谎就脸红。告诉我吧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用不着骗我。”



杨宣说：“真的，小雅，你别这样敏感。”

丁小雅看看医生，说：“医生，请你对我说实话，否则我不会住院的。我不希望被蒙在鼓里。”

杨宣说：“小雅，你真是的，怎么会这样多心的呢……”

丁小雅突然很凶地说：“你别骗我！说实话，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

杨宣有些愣住了，他看了医生一眼。医生叹口气，把头转向窗外。杨宣走过去，搂住丁小雅的肩头。“小雅，你别急，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你得了一种病，有些危险，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……”

二

丁小雅在医院住了快两个月的时候，那两个自称是丁小雅父母的人出现了。

自从跟丁小雅认识，杨宣就知道，她是个孤儿，被一位中学老师收养。丁小雅十九岁那年，她的养父母出事去世了，丁小雅后来都是一个人过。这个老师的好朋友正是杨宣大学时的导师，由于一次偶然的机，杨宣认识了丁小雅。在杨宣的穷追不舍下，两人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。所以这两个自称是丁小雅父母的人的出现，让杨宣吃惊不已。

那天，这两人是直接找到医院来的。他们是一对打扮得体、颇有些风度的中年人，看上去六十岁不到，说话的口气、行为举止，都体现出既有教养，又有些钱的样子。他们想直接去找丁小雅，被杨宣拦在了病房的门口。



那时正是中午，丁小雅正在午睡。杨宣这时已经放了暑假，天天来陪着她。看见两个人进来，杨宣问：“请问你们找谁？”

男的说：“我们找了小雅。”

杨宣开始还以为是丁小雅的同事，便客气地问：“你们是小雅的同事？”

女的就在这时候哭了起来。她一边抽泣，一边说：“我们是她的父母。我可怜的女儿，苦命的女儿啊。”

杨宣脑子里嗡地一声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忙说：“你们是小雅的什么人？”

男的也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我们是她失散多年的父母。”

杨宣有些反应不过来了。他看了看面前这两个人，又看了看睡着的丁小雅。女的想走向前去叫丁小雅，杨宣忙拦住了她。

“她刚刚睡着。”杨宣说，“要不，我们先到外面走走？”

杨宣满心疑惑地把他们带到医院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坐了下来。

男的说：“你就是小雅的男朋友吧？我们听说过你。”

杨宣这时候还有些心神不定，他根本没法把眼前这两个人跟小雅联系起来。他看了看男的，又看看女的，半天没有吱声。

男的长长地叹口气，神色凄然地说：“我们找了二十多年了，终于找到她了。”

女的在旁边听到这话，又开始哭起来。男的伸手抚摸着她的肩，对杨宣说：“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在找她，没



有一天停过。好几次，都快绝望了，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。不找她，我们心里不安啊。我们知道，这二十多年来，她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们心里一直内疚。可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为了找她，也吃了不少的苦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现在终于好了，我们终于找到她了。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”

杨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事也来得太突然了，让人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过了半天，杨宣问：“你们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男的说：“江苏。我是江苏南通人，她妈妈是南京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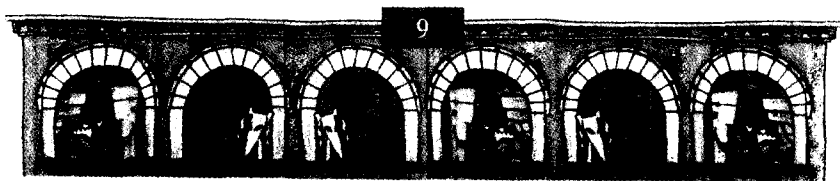
杨宣问：“如果不冒昧的话，请问，嗯，你们当年跟小雅为什么会失散的？”

男的还没有说话，女的就又哭了起来。杨宣有些尴尬。看到女人哭杨宣就有些不自然。她边哭边说：“都怪我们，都怪我们啊。那天，要不是我急着去买火车票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。”

杨宣说：“阿姨，你别哭，慢慢说。”

女的这才停住，开始说起事情的缘由来。

那还是在1979年的时候，丁小雅才三岁。那时候男的在南通工作，女的在南京，两人还处在两地分居的状态，丁小雅由她母亲带着。那时根本不像现在这样，可以自由地跳槽，换单位，只能靠调动。男的正积极活动调到南京去，可还没有确定下来，两人还只能每个周末团聚一次。有时候是男的来南京，有时候是女的去南通。那次，轮到女的到南通去看男的。第二天就是端午，人们都急着赶回家过节。火车站买票的人挤得像没头没尾的长蛇。看见这么多的人排队买



票，她有些着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自已。她一边排队，一边不停地往前面看，数还有多少人在自己前面。丁小雅就站在她身旁，跟着她慢慢地往前挪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旁边大声叫了声：“十五号窗口开始卖票了，买短途的到十五号窗口去。”人们一下子像劈开的波浪，哗地向旁边倒去。她看见这情形，心里一急，忙对丁小雅说：“站在这儿别动，妈妈一会就过来。记住，站着千万别动。”丁小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她忙跟着人群涌向旁边。

等她满头大汗地买着票回到原地时，却不见了丁小雅的身影。

女的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。男的叹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从那时起，我们天天在找她，没有一天停止过。为了找她，她妈妈犯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所有的精力、时间和钱都花在了这上面。直到前不久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们才从上海一个同事那里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，说他在上海认识一个人，各方面的情况跟我们女儿都很相像。我们忙一打听，发现真的很像。当时我们还有些不敢相信，觉得没有这么巧的事情。唉，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她了。”

不知怎的，虽然这个男的说话的神态和口气都很诚恳，可杨宣总觉得他有些故意炫耀他们吃过的苦。杨宣知道这样想人家是不对的，可止不住又要这样想。

男的又说：“我们还知道了她这些年的基本情况，知道她有像你这样一个男朋友。这些年来，多亏了你们，她才没吃什么苦。”女的眼睛红红的，说：“知道她这些年来还算幸



福，我们的心里才稍微好受一点。”男的说：“不过她生病的事情我们还是刚知道。她得的是什么病？严不严重？”

杨宣不知道该不该实话实说。说实在的，现在丁小雅的亲生父母找了上来，他应该为丁小雅高兴才是，而且所有关于丁小雅的情况，都应该让他们知道。可杨宣觉得这事情来得太快了，叫他有些适应不了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，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能平时太疲倦。医生让休养一阵。”

两人“哦”地一声，松了口气。

杨宣看看表，估计丁小雅可能已经醒了，便请两人一起回医院。

丁小雅是在医院的阳台上听完她亲生父母的解释的。说实话，杨宣刚才把这两个人带进来对她说是她的亲生父母时，丁小雅惊讶得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咬破。

这么多年来，自从她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之后，她就一直在想象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这并不是说养父母对自己不好，这只不过是人之常情，总想知道自己到底从何而来，亲人到底是谁。她想象过无数种与亲生父母会面的情形，想象与父母见面后如何抱头痛哭，如何诉说自己这些年来对他们的想念。可从来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与他们会面的。而且，很奇怪的是，见到了他们，她也没有要和他们抱头痛哭的感觉。非但如此，她觉得自己的心情简直就过于平静，甚至有些麻木。尽管这面前的两个人见到她以后都流下了欣喜的泪水。

